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第二辑）



张煦侯文史论集

ZHANG XUHOU WENSHI LUNJI

张煦侯 著 杨柏岭 整理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第二辑）



张煦侯文史论集

ZHANG XUHO WENSHI LUNJI

张煦侯 著 杨柏岭 整理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煦侯文史论集 / 张煦侯著; 杨柏岭整理. —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5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 第二辑)

ISBN 978-7-5676-3547-0

I. ①张… II. ①张… ②杨… III. ①文史—中国—
文集 IV. ①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4106号

本书由安徽高校省级学科建设重大项目资助出版

张煦侯文史论集 张煦侯 著 杨柏岭 整理

责任编辑: 胡志恒

装帧设计: 丁奕奕 欧阳显根

出版发行: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网 址: <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 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00mm × 1000 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44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676-3547-0

定 价: 6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总 序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前身是1928年建立的省立安徽大学中国文学系，是安徽省高校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四个院系之一。1945年9月更名为国立安徽大学中文系，1949年12月更名为安徽大学中文系，1954年2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学院中文系，1958年更名为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1972年12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1994年10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这里人才荟萃，刘文典、陈望道、郁达夫、朱湘、苏雪林、朱光潜、周予同、潘重规、宗志黄、张煦侯、卫仲璠、宛敏灏、张涤华、祖保泉、余恕诚等著名学者都曾在此工作过，他们高尚的师德、杰出的学术成就凝固成了我院的优良传统，培养出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各类人才。

文学院现设有汉语言文学、汉语言、秘书学、汉语国际教育等4个本科专业，文学研究所、语言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所、美育与审美文化研究所、艺术文化学研究中心等5个研究所（中心）。拥有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中国语言文学、艺术学理论两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设有中国古代文学等10个硕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和学科教学（语文）、汉语国际教育两个专业学位点；有1个安徽省A类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3个安徽省B类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现当代文学）；1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汉语言文学专业），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中国古代文学），两门国家级精品课程（文学理论、大学语文），1个省级刊物（《学语文》）。

文学院师资科研力量雄厚，现有在岗专任教师82人，其中教授28人，副教授35人，博士55人。2010年以来，本学科共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100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8项(含重大招标项目1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9项。教师中,有国家首届教学名师1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2人,皖江学者3人,二级教授8人,5人入选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6人入选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走过八十多年的风雨征程,目前中文学科方向齐全,拥有很多相对稳定、特色鲜明的研究领域。唐诗研究、古代文论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研究、古典文献研究、宋辽金文学研究、词学研究、当代文学现象研究、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梵汉对音研究、句法语义接口研究等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或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特别是李商隐研究的系列成果已成为传世经典,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先生说,本学科的李商隐研究,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学史》的改写。

经过几代人的薪火相传,中文学科养成了严谨扎实的学术传统,培育了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打造了精诚合作的学术团队,形成了理论研究与服务社会相结合、扎根传统与关注当下相结合、立足本位与学科交融相结合、历代书面文献与当代口传文献并重的学科特色。

21世纪以来,随着老一辈学者相继退休,中文学科逐渐进入了新老交替的时期,如何继承、弘扬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如何开启中文学科的新篇章,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基于这一初衷,我们特编选了这套丛书,名之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计划做成开放式丛书,一直出版下去。我们认为,对过去的学术成果进行阶段性归纳汇集,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可以向学界整体推介我院的学术研究,展现学术影响力。

关心文学院发展的朋友常常问我们:“你们自己说师大文学院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有什么可以证明呢?”是啊,校址几经变迁,由安庆至芜湖至合肥,最终落户芜湖;校园面貌日新月异,载有历史积淀的老建筑也已被悉数推倒重建,物化的记忆只能在发黄的老照片中去追寻。能证明我们悠久历史的,能说明我们深厚底蕴的,唯有前辈学者留下的字字珠玑的精彩华章。为此,我们特别编选了本辑文集,文集作者均是已退休的前辈学者,他们有的已驾鹤仙去;有的虽然年岁已高,但仍笔耕不辍。这些优秀成果,是他们留

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砥砺我们人格的源泉，是指引我们前行的明灯，是督促我们奋进的动力。

我们坚信，承载着八十多年的历史积淀，文学院必将向学界奉献更多的学术精品，文学院的各项事业必将走向更悠远的辉煌！

储泰松

二〇一五年八月

目 录

研究国学之途径	1
通鉴学	55
春秋之笔	57
释《史记》中“论”字	59
张巡之精神生活	63
郑樵著作考	68
万季野与明史	83
泗口考	98
论诗教	106
“风格”考原	111
先秦两汉文论	115
魏晋隋唐文论	121
宋明清文论	127
近代文论	133
刘勰建立了章句的理论体系	137
试论刘勰的语言风格	149
散文之发展与变易	168
欧阳修与散文中兴	172
储词、辨词、用词	179
《唐语林》中的口语成分	187
修辞学体系要由破到立	220

汉语小记三篇	226
北音南渐论证	233
芜湖音与北京音的声韵对应关系研究	240
高中国文教学刍言	278
怎样教高中国文	284
高中三年级国文教材补充问题	294
中等教科西洋史述教	300
附录:张煦侯生平资料	309
张煦侯传略	309
文史名家张煦侯	312
文史学家张煦侯先生事略	315
编后记	319

研究国学之途径

国学者，神州固有之学也。人情各实其土之所有。故家有敝帚，藏之千金，况于中夏，开化观世界各邦为独早。其所萌芽滋生之学术，又足以雄长东方文化而无愧。自西化输来，夏声沉歇。骛新之士，竟谓固有之学，如尘羹土饭，不足复观。而耳食之儒，则又谓西洋学问，皆我所久具。今赞西学，无异道失而求诸野。夫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其失均矣。兵家之说：“知此知彼，为百胜之根。”学问亦然。不知彼，则不免固陋自甘。不知己，则我之所有者，其较胜于人者几何？其不逮人而必须乞诸其邻者几何？举不能知，斯其缺憾为何如哉！

故国内知时之士有国学之研究，而中学以上，有国学一科，所以弭缺憾也。斯科之设，义盖有三：其一，新学小生，罕窥旧典。于西来学程外，设此一科，存十一于千百，可以知国学之常识，发思古之幽情。其二，大学之中，国学立有专门，先明其概，则可以循途听受而不惑。其三，整国故。今世所急，学者果于斯道通其门径，由浅及深，保存国粹，发扬国光，胥赖乎是。

虽然，国学繁浩，岂胜缕举。且既曰国学，则凡固有之学术，浅深高卑，皆宜述及，封域所包，不太泛滥耶！约而论之，当涵几事，曰是不难。但以前人类次书籍之法，求之可矣，夫《七略》变为《四部》，昔之史家，往往非之。然《经》《史》《子》三部，本先秦学术所已具。《集》部之立，诚非古法，然以章实诚之推崇刘《略》，犹谓为势不容己，则是之所述，但用《四部》之分类，而次辑之，斯可矣。庄子《天下篇》曰：“其明而在数度者，旧

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此《史》部之始。又曰：“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此《经》部之始。又曰：“其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此《子》部之始。三部之区域，庄子固已言之矣。而《七略》之诗赋类，又隐为《集》部之权舆。是四分之法，在昔已具其形模。居今日而讲国学，既不能援泰西律令，为之区分，而《七略》所陈，若兵书、算术、方技诸科，又繁碎而不周于用，则姑从习用而说明焉，研究之便事也。所当注意者，此四类中，名虽各殊，义实相涉。如以哲学言，《经》部之易，与诸子同科；以文学言，《经》部之诗，又与集部连类；而“六经皆史”一语，又合甲乙两部而共治。求如西洋学者之斩然各立，实不可能。吾辈既治国学，但以国学观之可也。

进论编辑之标准，则亦可得言。大抵今之谈国学者，不出二类：专语门径，不及内容。如“治经”之方法虽具，而“经学”之流别则未详。读《子》宜读何书，而诸子之宗趣则从省。其二，博论内容，不及门径。如，治《经》则详探王、郑之异，而五经之名或且未见。论诸子，则比《齐物》于《内典》，而九流之称，转未道及。前者若张孝达之《辘轳语》，后者若章太炎之《国故论衡》。虽语上语下，迥乎不同，窃谓皆未能当适当之途径。方今海内宗匠，竟言国故，新编日出，协用必多。顾述者之意，则谓是篇之立，本为无暇治国学者晓其宗风，兼为有志治国学者明其途术。由前之说，必须略及内容；由后之说，必须兼陈门径。述者守斯二者，不自揣度，思折中于前举二书之间。凡诸征引悉本通人，其有批判，必采定说，间为鄙见所及，亦粗有论列。斟量全书，不及十一。近今名彦，有以科学方法治国学者，述者不佞，罕尝致力，崭新之着，犹有待于后贤也。

今就国学全体，分为四部：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哲学，四曰文学，次第辑述于下方。

第一编 经学

第一章 经学之历史

(一)“六经”之名，何自昉乎？自秦以后，天下言“六经”者自孔氏，孔氏以前，果何若耶？龚自珍曰：“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经久矣。”盖古者治学者官，太史掌之，出政施教，咸本于是。庄子《天下篇》推道术之源曰：“古之人其备乎，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通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合，《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曰古之人，盖先王之世学术在官者也。曰邹鲁之士多能明之，则知孔孟以前，“六经”故在，惟孔孟能明其说而已。故“六经”者，先民学术之总略，官守其法，士遵其教，有“经世”“淑人”之二义焉。会稽章学诚追迹孔以前，谓：“《易》掌太卜，《书》掌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颂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①使周官面非尽窜伪，则其说可采也。

(二)然后世之“六经”，则至孔氏而始定。庄子《天运篇》引孔子谓老聃之言，为孔氏专治之学始于此也。“六经”本以施治，亦以教民。其书藏于太史，而司徒掌教化之责。周室既东，天子失官。百家之言，焚然淆乱。孔子既不得其位，则旁求太史之遗书而代行司徒之职事。其修订“六经”之记载，惟《史记》为详：

《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以上《书》《礼》

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以上《乐》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

^①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议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51页。

雉》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以上《诗》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以上《易》

国史纪以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至哀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以上《春秋》

自是而后，古时之“六艺”，始经孔子之醇化，而别具一更新之意义。大抵《礼》《乐》，但以复古为止；《诗》《书》略有删订；《易》有赞述，而无减损；其笔削最精详者，惟在《春秋》。故太史公曰：“《春秋》长于治人。”盖隐寓褒贬之义焉。《论语》记孔子之言曰：“述而不作。”明“六经”非自孔子始有也。司马迁赞之曰：“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明“六经”为孔子手定之书也。

（三）据近儒所论，“经”，乃编丝缀属之辞，非有典常之义。然自孔子删订后，遂但以孔子所定者为《经》；弟子所释，则或谓之《传》，或谓之《记》；其辗转相授，则谓之《说》。诸经为孔子手定者，《诗》三百五篇，《书》百篇（及序），《礼》则十礼十七篇（今曰《仪礼》），《乐》“有声容，无篇籍”（龚自珍说），《易》则上下经及十翼，《春秋》则今三传所共之经文。凡五种，外此辅《经》而行。在孔子未没之时已有者，则有相传作自周公之《尔雅》。与孔子为曾子作之《孝经》。既没之后，又有弟子所记之《论语》。三书虽非《经》，然其价值非《传》《记》比，故后世配以六艺，为《经》之贰。《汉书·艺文志》云：“序六艺为九种。”即于六艺之外副以三书也。

（四）孔子之述“六艺”也，皆据旧典以制义法，而删定之旨，则别存口说，所谓微言大义是也。孔子既没，学者为诸经作传记者不少，或存其旧典，或明其义法。重遭秦火，诸儒各失本《经》。口以传说，“今文”“古文”之判由此起。“今文”者，西汉之儒，口耳相传，写以隶书，其说多明义法。“古文”者，汉末古籍纷出，上诸政府，其说多存旧典（略据近人张尔田

说)。两家所攻之《经》，殊致本鲜，然作始虽简，其毕也乃巨。自东汉以后，两家相讎如水火焉。大抵秦火而后，除《乐经》久亡不计外，其余诸经，皆有今、古文之异。

《诗》——鲁申培公作训诂，齐（轅固生）、燕（韩太傅婴）二家作传，为“今文家”；毛萇自谓传自子夏作传，为“古文家”。

《书》——伏生作传，为“今文家”；孔安国作传，为“古文家”。

《礼》——高堂生所传之《士礼》，为“今文经”；鲁恭王所得《逸礼》，为“古文经”。传则《大戴》（德）、《小戴》（圣）之记为“今文”；别有周官，亦“古文经”。

《易》——遭秦火，以卜筮未焚。然田何所传称“今文”，费直所传称“古文”。

《春秋》——公羊、穀梁二家作传为“今文”，左氏作传为“古文”，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亦为“古文”。

以原理言，“今文”“古文”，特文字版本之殊。而实则除传说歧义外，并两家所传之经，亦多异同。斯诚国学上一大公案也。

（五）西汉之世，因武帝表章孔子，而“今文”之学大昌于时。《史记·儒林传》曰：“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轅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则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皆“今文家”也。先是文帝时，申公、韩婴以《诗》为博士，于是鲁、韩二家之《诗》始列于学官。景帝复以轅固生为博士，而三家始全。待武帝置五经博士，他《经》亦次第设立。于是《书》有欧阳生、大夏侯胜、小夏侯建三家，《礼》有大戴、小戴二家，《易》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家，《春秋公羊》，有严彭祖、颜安乐二家，合以齐、鲁、韩三家之诗，称“十四博士”。除《礼》尚有庆普一家未立，及《穀梁春秋》虽立而不在十四之列者外，当时显学已聚于是，实为“今文”极盛时代。然分“经”而外，又复广列多门，实非尊重师法之道。故虽崇尚今文如皮锡瑞，亦议其分立之未当云。

（六）当汉代哀平以前，博士所习，学官所重，皆为“今文”，无“古文”之名也。“古文”之立，盖始于刘歆。先是《五经》除十四家外，尚有毛

公之《诗》。孔安国之古文《尚书》，鲁恭王所得之《逸礼》，及费氏《易》，《左氏春秋》，皆“古文”旧书。汉初有献之者，藏于秘府，伏而未废。歆奉成帝命，校理旧文，乃请立《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于学官，诸博士不肯置对，遂不得立。东汉之世，韩歆、陈元又请立费氏《易》《左氏春秋》。范叔争之，《左氏》仅一立而旋废。当辩争极烈时，大廷奏对，论锋不少让。章帝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当时说经之盛可想，然终于今古文，各守所闻，各尊师说，而止。而古文家自后汉贾逵、马融等递增说解，以行于世，治其学者乃日繁滋。故东汉之学，古文经传，虽颇屈太学，而转大伸于民间。今人论治经必宗汉学，其实汉学亦有别。盖前汉为今文说，专明大义微言；后汉多古文说，乃详章句训诂，非一揆也。虽郑玄兼治学经，著书百余万言，率兼采“今古文”为之。混乱家法，实自玄始，今文家尤有隐痛焉，是不可不知也。

（七）比及汉亡，国家多故。经学亦衰，及王肃出，而郑康成之学又一变。肃为晋武帝外祖，亦兼治今古文，然不善郑说，窜臆攻击之。又不足，则伪造孔安国《尚书传》《论语》《孝经注》《孔子家语》《孔丛子》五书，托其说于圣人之后以短康成。于是郑氏之学，为其所乱，家法亦难复旧。自晋以后，治《经》者非申王驳郑，即主郑攻王。两汉专门，无人过问矣。重以永嘉之乱，《易》亡梁丘施氏，《书》亡大小夏侯，《齐诗》在魏已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及孟京、费《易》亦无传人，《公羊》《穀梁》虽存若亡。厥后南北乖分，学者亦复异尚。《北史·儒林传·序》曰：“其在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即王肃伪作），《左传》则杜元凯。其在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盖今古文学说，不绝如缕矣。然即古文言，伪孔、王、杜诸家行。郑学半废，比较言之，河洛尚益于江左也。

（八）隋平江左，天下一统，北学竟为南学所并。唐太宗以儒学多门，章句繁琐，乃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诗》主毛传，《书》主伪孔传，《礼记》主郑玄注，《易》主王弼注，《春秋左传》主杜预注。永徽中，颁行天下，命每年明经依此考试。于是，《经学》统一于一尊。郑注《易》《书》，服注《左传》，遂归亡灭。未

几，贾公彦又益以《周礼》《仪礼》，皆为作疏（并用郑注），是为《七经》。后附以何休《公羊解诂》，范宁《穀梁集解》，是为唐人通称之《九经》。天下士子谨守其说，莫敢异议。又帖经法行，学者专务记诵，不求义理。《周礼》《仪礼》《公》《穀》四经，以文句法繁，学者厌观，殆同绝废，经学陵夷，于斯为甚。

（九）人情不能久于锢蔽，于是，北宋学者始树反对之帜。王应麟曰：“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宗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①《七经小传》刘敞作，《三经新义》王安石作，皆不泥于古，自张其说者。厥后元祐诸贤，排斥王学，而程颢《易传》专明义理，苏轼《书传》横生议论，标新立异，亦殊唐人。思想既放，于是，有疑经改经者，就中朱子疑古文《尚书》，欧阳修、苏轼疑《周礼》，尤为后世思想所导源。然以经义取士之故，蹈空之习益胜前代。南宋绍熙时，有将《诗》《书》《易》《三礼》《三传》《孝经》《论语》《尔雅》诸经注疏，益以《孟子》，合刊成帙者，是为《十三经》注疏之始，而终无补于经学之积衰。自朱子兼治六经，偏重义理，又为《论语》《大学》《中庸》作集注，号为“四书”。汉宋异途，旗帜大明。理宗以后，程朱之学大行。元仁宗定科举法，《易》用朱子《本义》，《书》用蔡沈《集传》，《诗》用朱子《集传》，《春秋》用胡安国《传》，皆宋人说，惟《礼记》犹用郑《注》。明成祖更命胡广等修《四书五经大全》，删陋益甚。《五经》中并郑注《礼记》亦去之，而代之以陈浩《集说》。其空疏固陋，殆同《兔园册子》（《经义考》云）。于是，明代士子不知有汉唐人之学，并不复读宋元人之书。斯诚经学之大厄也。

（一〇）清兴承元、明人之故，学者不通古今，甚于前代。于是顾炎武、阎若璩等起而矫之，顾尤大唱“舍经学无理学”之说相与兼治汉宋，惟善之从，已开清代考订之源。毛奇龄亦注申汉，而微病偏悍。盖开山未久，不无小疵。迨乾隆之世，惠栋、戴震相继穷经，各标汉帜。其徒若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父子，皆研精许郑，不空说义理，于是汉学完全成立。嘉道以后，常州派崛起，庄存与、刘逢禄辈，更越东汉训诂之窠臼而上探“今”

^①王应麟：《困学纪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91页。

学。《易》宗虞氏以求孟《易》，《书》宗伏生、欧阳、夏侯，《诗》宗鲁、齐、韩三家，《春秋》宗《公》《穀》二传。今文经学遂复兴于时，其中“公羊”学尤为斯派正宗。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其关系时代思想甚巨，至今学者尤重“今文”，“古文家”惟浙中俞樾、孙诒让、章炳麟相继有著述，然章氏而后遂无嗣者。

第二章 诸经之源流

(十一) 欲明群“经”源流，宜讲“六经”之次第，此事因今古文而不同。“今文”之次，为《诗》《书》《礼》《乐》《春秋》；“古文”之次，则为《易》《书》《诗》《礼》《乐》《春秋》。前者为《史记·儒林传》叙汉初诸儒是，后者如《汉书·艺文志略》是。据学者所论，则“今文家”次第，系以“六经”义理之浅深为主；“古文家”次第，则以孔子作“六经”所据原书时代先后为主。盖“今文家”以垂教训世之眼光视孔子，“古文家”却以宣究前言之眼光视孔子也。窃谓方今两家诸论，布在简册，学者欲宗何家，无妨自择。故对于上列两种观察法，可无事其批评。惟本章次第，则窃踵事今文。盖《诗》《书》《礼》《乐》，本于王制之“四术”，古代学校，即以为教。《史记》叙孔子订《经》，先言四者及《易》，又隔数事乃述《春秋》。且其言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则犹是古者乐正四术之遗，断然可从。又“六经”之名，最初见于《庄子》。庄子述孔子自道之言，即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况。先秦旧籍言“六经”，无早于是者，是以从之而不疑也。

(十二) 首言《诗经》。《汉书·艺文志》云：“《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火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盖三家皆“今文”，毛诗则“古文”也。以《三百篇》本文言，“今文”“古文”皆无问题，惟齐、韩、鲁三

家皆有传授可言，而毛诗授受不甚明，故其说颇绌于西汉。然据近人所研究，则今文家说诗大抵本古人赋诗缘起，以推明孔子删诗之所以然。古文家则言太史采诗之义（张尔田《史微内篇》一）。其说盖仅就三家遗说率较言之，未必即然。要之，诗有今、古文，争点盖最少矣。自郑玄依毛作笺，其后郑学大行，三家渐废。《隋书·经籍志》云：“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惟毛诗郑笺，至今独存。”按韩诗至唐宋亦亡，今所存者，独《韩诗外传》耳。

（十三）今本《诗经》，自《毛传》外，又有《诗序》以释其义。旧谓为子夏、毛公所作。自宋以来，治《诗》之儒，皆集矢焉。欧阳修、苏轼疑之最早，厥后郑樵作《诗传辨妄》，更大肆抨击。朱子作《诗集传》，亦不守《诗序》之说。自《集传》行后，毛、郑之学暂隐，至清而复兴。于是，姚际恒、魏源等，又倡攻《序》之论。盖《诗序》在《史·儒林传》《汉·儒林传》及《汉书·艺文志》中，皆未言及，则子夏、毛公无作《序》之事甚明。且《雅》《颂》或有本事可指，《风》诗并无主名，安有本义可得？宜先儒之疑而辟之也。《后汉书·卫宏传》明言：“宏从谢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故清儒据是论定焉。又按：《诗序》有《小序》，有《大序》。《小序》分列诸诗前，《大序》即缀于《关雎》序下者也。

（十四）清人治诗，门径亦别，有专释名物训诂者，有专讨赋诗旨趣者。前者最为清学正宗，其功亦甚巨。陈启源著《毛诗稽古篇》，多驳宋人之说，开清人治学之端绪；陈奂以段王裁高弟著《毛诗传疏》，为新疏极精博之本；此专释名物训诂者也。方玉润作《诗经原始》，专论诗旨，为文学上之观察，“今文”学兴。魏源有《诗古微》，诋毛、郑，以申三家。陈寿祺更搜罗佚亡，著《三家诗遗说考》。其子乔枏又著《四家诗异文考》，则皆从赋诗旨趣着眼者也。

（十五）次言《尚书》。相传孔子求《书》，得皇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为百篇（《尚书纬》及《论衡》说）。其事渺矣。然即汉学言，此经亦多疑案。经清儒左右探讨，始少解决焉。盖汉世《尚书》有二：一为今文，伏生所传也；一为古文，孔安国所传也。伏生，秦博士，遭秦禁学，伏生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